



那时大队部一般附设在小学,大队广播室就在教室隔壁。全大队的各种信息,有时还没广播,已经由我们迅速传播开来,传播最快的就是大队放电影的消息。

大队安排两个人,去隔壁大队接电影机,正要穿过操场。恰好遇上下课时间,我们一窝蜂围上去,逼得接机子的人迈不开步,无奈卸下担子。调皮的同学一边摸摸箱子,一边急切地询问:“几部片子? 吗咯名字?”接机子的人故意卖关子:“反正是战斗片子,名字保密,晚上看就晓得哒。”如果碰巧正在上课,眼尖的发现接机子的人走来,带动全班同学一齐反脸朝教室外张望。老师敲击教鞭,厉声呵斥:“有什么好看的!”三四点钟放学,大队放电影的消息传遍各个屋场。

天擦黑,社员洗脚上岸,提前收工回家,换上干净衣服。男女老幼成群结队,扛着高凳矮凳,朝大队部进发。年逾古稀的柏爹栋爹也是电影迷,拄着木杖夹在队伍里,屋场只剩下眼神不好的争爹,腿脚不便的张姚妮刘姚妮。学校操场南头戏台,两株苦楝树上扯起白色银幕。操场正中间,八仙桌上架设好放映机,百瓦灯泡通亮,老远都能看清一高一低两个胶片轮盘。黑压压的人群围坐八仙桌,操场人声鼎沸。

开演之前,放一套农业生产的幻灯片,再放一两个新闻公报之类的加演片。人们叽叽喳喳地等待正式片子开映,多手多脚的小孩举起手遮挡投射的电影光束,银幕映出皮影般的手型,惹来放映员和大人的呵斥。熟悉的音乐伴着片头厂标放送出来,进入电影情节,全场顿时安静下来。换片或烧片间隙,人们缓过神,男人抽一兜烟,女人奶一下孩子,年轻人打个呼哨,操场短暂喧闹一阵子。情节跌宕起伏,故事引人入胜,操场爆出一阵阵掌声和慨叹。接连两个片子放完,月亮偏西,曲终人散。人们打着手电,燃起葵杆火把,呼儿叫娘,沿四向的小路散去。一路回味电影情节,议论正反角色。有时,几个人意犹未尽,摸黑坐在禾堂坪,推演故事的留白,续写人物后传。

那时,一个大队一两个月才轮上放一场电影。年轻人看电影劲头大,隔壁大队放同样的电影,也不厌其烦,赶去再看一遍。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奇袭》看了又看,故事情节滚瓜烂熟,台词倒背如流。我们玩打仗游戏,不

周末,朋友要聚会,大伙吃腻了饭店的大鱼大肉,知道琳子擅长家常便饭的烹饪,便要求她露一手,琳子痛快地一口答应。而我正好没事,就想着也拜师学点手艺,便自告奋勇地给琳子打下手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琳子便骑上电动车带我去了郊外。田地边长着许多嫩生生的野菜,不一会儿,我们就摘了一大袋,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。吃货们早已迫不及待地

在琳子家集合了。从琳子老爸园里的黄瓜架上摘了三根黄瓜,冲洗干净后拍开,切成半寸长的小段儿,拌好的蒜汁、辣椒面往上一浇,新鲜、爽口;腌菜缸里捞出一盘酸甜微辣的糖蒜,这可是琳子老妈的独门绝技,非常下饭。

发酵了的玉米面已膨大到顺着盆儿往下坠,加上剁碎的胡萝卜,团成小窝头放进大冒热气的锅里蒸,二十分钟后,金灿灿的窝窝头就出锅了,上边星星点点的萝

看不见的银幕

陆亚利

断重复这些战斗片子的台本。郊区和铁路上的电影比县区快一步,我们常常不辞辛苦,先睹为快。最远赶十几里路到头塘,看田园化改造庆贺电影。消息不准确,风风火火跑去,场面静悄悄的,不见银幕的影子,一肚子怨气摸回家。大人询问是不是停电了,一大早散场,看了什么片子,我们一脸苦笑:“哎,看不见的银幕,白跑腿!”自嘲的灵感,源于一部叫《看不见的战线》的反特电影。看不见银幕白跑腿的尴尬,重复了一回又一回,我们每次依然痴心不改,无怨无悔。

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,引进的影片很快流转到乡村。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,女主角的悲情,逗引姑娘堂客们哭得稀里哗啦。阿尔巴尼亚影片《第十八个铜像》,自始至终抬着个光头铜像。自此,人们对号入座,给队里不长头发的疤癞头取了个绰号“十八个”。南斯拉夫影片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,故事情节扣人心弦,插曲《游击队之歌》的头一句,“啊朋友再见,啊朋友再见,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”,在乡间持久流传,深沉坚毅的旋律,激起每个人的英雄豪情。

队里有个后生元夏,家里兄弟九个,经济条件差。他没有进过学堂门,看电影的瘾却很大,朱家堰火车站放电影,逢场必到,有时跟随放映队,连去两三个大队,看一样的片子,也不厌烦。他捞鱼摸虾,积赚一些零钱,跑到城里看场电影,吃碗光头(免码)米粉。在那时的农村,已是令人羡慕的潇洒和时尚。仗着一副好脚板,他经常去隔壁三塘公社、长湖公社赶场子,有时找不到伙伴同行,一个人打着电筒,独来独往,自得其乐。有次回来,有人问他看的什么电影,元夏笑嘻嘻地回答:“嘿嘿嘿,去迟了点,开演哒,有看到头子。”头子,指的是电影开始,推出片名那一段序幕。几次总是如此这般说,人们终于发现一个秘密:原来,元夏不识字,又拉不下面子问别人,只好找个借口搪塞。后来,元夏到港务处下苦力当搬运工,单身一人,一直保持看电影的爱好。或许是电影的教化,铸就了善良与勇敢,元夏在湘江救过好几个落水者的命。元夏得重病,《衡阳日报》曾经报道过他救人的事迹,呼吁社会援手救助。几年后,这位衡阳好人,带着没有看够电影的遗憾,病重离世。

“文革”造就文化荒漠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题材黑白故事片,翻来覆去地放映,新片只有样板戏占据银幕。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海港》

好吃不过家常饭

文芳

卜红养眼怡心,玉米面的香和胡萝卜的甜相得益彰,端出去就被抢吃一空。

小试牛刀便引来一阵叫好声,琳子美滋滋地招呼我开始收拾那些野菜。马齿菜洗净剁碎与混合的白面、玉米面搅拌成面汁,平底锅里烙软面饼,吃货们说香得都快把舌头咽下去了。至于蕨菜,却是另一种吃法,用热水将蕨菜烫后凉拌,加上捣烂的蒜泥,那味道美着呢。琳子超常发挥,不仅凉拌一盘,而且还拿出一块乡里腊肉,加上蒜泥、香油和盐、白辣椒一炒,冒尖的一大盘端出去又是一阵惊呼。吃货们直嚷嚷吃得太过瘾了,“没出息”的小瑾还眼含泪花儿了,说想起了去世的外婆,外婆亲手烘制的腊肉、外婆给幼小的自己喂饭的情景,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,那都是一份暖暖的爱。

最后隆重登场的是琳子最拿手的手擀面,柳叶般的面条浇上汁浓色艳的西红柿炒鸡蛋,刚才还嚷嚷着撑得慌的吃货们又是一番大快朵颐。这顿再寻常不过的家常饭让吃

《杜鹃山》,啊啊哟京腔京韵,半天唱不完一句词,故事又没有战斗片精彩,小孩子们坚持不了多久,大都看一会儿就呼呼大睡。歌舞剧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,跳来跳去,搞不清意思,无聊围着影场追打,盼着早点散场睡觉。后来,学校第一次组织我们走路进城,观看革命题材遮幅式彩色故事片《闪闪的红星》。画面令人赏心悦目,潘冬子、胡汉山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。阶级斗争题材彩色故事片《春苗》《红雨》《决裂》,情节远没有黑白旧片吸引人,只记得取笑知识分子讲解“马尾巴的功能”的画面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,解开文化禁锢,一批遭禁的“毒草”影片复映。放映《刘三姐》,万人空巷,有人连看十多场还不解渴,经典唱段,风靡城乡,人人张口就来。传说有城里年轻男影迷,抓狂跑上舞台,拥吻银幕上的刘三姐。《打铜锣》《补锅》的乡音乡情,久久萦绕四邻八村,剧中人物蔡九哥、林十娘和兰英、李小聪,家喻户晓。队里开拖拉机,载一车人进城,赶到三建礼堂,看晚晚场《三打白骨精》。回程路黑,机头掉进环城南路横着开挖的沟里。大家下车,喊着号子,齐心协力把机头拖出来,到家已是鸡叫两遍。寒冬雨夜,大队放《追鱼》和另外两个热映片子,社员们戴斗笠、打雨伞,踩在泥水里一站四五个小时。雨线投映到银幕,烧片一般模糊的画面,丝毫没有干扰人们对人物情节的痴迷。人们探着泥泞退场,一路哈着热气,议论故事情节。

改革开放之初,百花齐放,衡阳城里,除了老牌的工人、东方红(雁峰)、红旗、进步、红色,又多了东风、潇湘、铁路文化宫、人民会堂、湘江、岳屏、翼星等几家电影院。假日,逼家里给一两块钱,结伴搭车进城,钻进电影院过瘾。散场,还沉浸在故事里,依依不舍走出昏黑的影场。阳光刺眼,恍然大悟,原来还是白天,跟乡下摸黑散场不一样。新拍的电影,风格耳目一新,令人如沐春风。记得连跑三个大队看《小花》,电声轻音乐插曲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,听得销魂失魄。进了高中,学校早中晚不停播放这首歌,百听不厌,如痴如醉。那时,平生第一次购买《大众电影》杂志,过年买上明星招贴画作年画,熟稔众多明星风采,割学了几个电影术语。

后来,学业将我们硬生生逼出影场,电视取代电影,苦楝树上挂的银幕真的看不见了。网络时代,数码电影一点即来,只要文化意蕴充足,看不见银幕又何妨!

货们心满意足,直呼过瘾,也让我对能干的琳子刮目相看。

如今,很少有人在家里耐下心来做这些家常便饭了,曾有人戏谑说只要有钱,再笨的人都饿不死。这话固然不错,但钱买来的太多东西都失去了本真,那些咀嚼时恍如破烂海绵的馒头、机器压出的整齐却无面香的面条、硬邦邦的速冻饺子等,都和纯粹手工的味道大相径庭。

孔子说: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在如今快餐化的现代社会里,纯手工的饭食越来越被人怀念和放弃,这种矛盾似无调和的可能,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机械化的普及,放弃纯粹的手工是必然,而怀念就只能委屈地活在惆怅里。若在忙碌之余抽点时间给家人包碗纯手工的饺子,来一碗筋道的手擀面,熬上点香浓黏稠的小米粥,一家人坐下来,在品尝一粥一食时,你会发现在这毫不起眼的家常饭里,其实就蕴藏着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,平淡且温馨……

母亲的梅花

邹娟娟

母亲爱花,年轻时如此,年纪大了,更甚。从太阳花、月季花到牡丹、芍药、雏菊、腊梅,一年四季,家里的小院都沉浸在花海里。旁人一进小院,就能嗅到各种芳香,院子里的人也袅娜在这股香气中。

腊梅雅称“东风第一枝”,我母亲极爱这种清骨瘦削的花。五年前,母亲到邻居家串门时一眼就看中了它,当即觅得一枝,插在枇杷树旁。那年,我们回老家送年礼时,母亲没有顾得上茶水和各种年货,只是拉着我去看她的腊梅。

拉开小门,一股浓香随着寒风送入鼻腔。腊梅孤立在院子的北边过道,正是西北风吼吼直窜的时候,花香一阵一阵的,如一条条曲曲绕绕的香绸子。眼前的朵朵鹅黄正是这香气的源头,于冷风飕蔑间,千朵万朵恣情怒放。在斑驳的阳光下,花朵晶莹剔透。几多薄瓣相偎,如仙子聚会;几丛鼓鼓花苞,黄珍珠般,又似纯真的婴儿酣睡枝头;也有轻启朱唇,微露贝齿的娇羞朵儿……无一片叶,只有枯瘦的枝干,横斜铺陈。一水缸置在一旁,因前一阵子下过雨,缸里满是清波。如果晚上看,这梅,不正应了林逋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吗?想到这里,我不禁在脑中勾勒出梅园的倾城风姿。

我们正看得兴起,母亲转身进了厨房,开始忙碌。我们也跟着进屋,母亲又递来几杯茶。热乎乎的茶水里也漾着小巧的鹅黄,那股香气攀着热乎劲蹭蹭直冒。“妈,啥时有这情调的?”我打趣。“这么香,怎能浪费了?”母亲又撩起围裙擦手,抓过一把葵花籽,散在桌上。然后,又一阵风似的钻进了厨房。一边是清冽梅,一边是勤劳母,中间隔着无所事事的我们。

我们晒太阳、喝茶、吃瓜子——安享在母亲的温馨打理中。此刻,一切回归到柔软和感性。此去经年,母亲从年轻貌美到白发斑斑、手脚皴裂,从日夜耕作到柴米油盐,从儿女绕膝到夜深孤零,她曾经无比强大、坚硬,被岁月锤炼成女汉子,又被韶华打回柔弱的原形。

母亲每日仍在奔波中操劳,在辛劳中牵挂。妥协于衰老,销迹于纷扰。她唯一坚持的,就是在万丈红尘中追寻着悦己的心。悦己何其难!母亲念着儿女,能供给成年儿女的就是地里的果蔬。于是,母亲开始苦心经营这方寸天地,越陌度阡,努力在田地间绣花。

一段欢喜的背后总有一份对人生的笃定。母亲致力于花草、果木、蔬菜劳作的境界超越常人,她能将门前十来平方的菜地置办成艺术园。高矮错杂,藤蔓支架,花木成行,一派旖旎春光。小院里的废盆也被改造成独特的花盆,喜阴爱阳的花花草草在她的巧手下,一半明媚,一半倔强。即使在凝霜结冰的逆境中,母亲也能将自己的欢喜绘成画卷,织成锦绣。

如今的腊梅正是其中的代表。腊梅,又称寒客,为百花之先。腊梅花凌寒而开,迎霜傲雪,香气浓郁。我的母亲饱经风霜,培养三个儿女,不曾屈服于任何人,就如素心腊梅一样。